北夢瑣言/卷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北夢瑣言

◀上一卷

卷六

下一卷▶

唐李紳，性剛直，在中書與李衛公相善，為朋黨者切齒。鎮淮海日，吳湘為江都尉。時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，有容色，相國欲納之。吳湘強委禽焉，於是大怒。因其婚娶聘財反甚豐，乃羅織執勘，準其俸料之外有陳設之具，坐贓，奏而殺之，懲無禮也。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，登極後，與二李不葉者導而進狀訴冤。衛公以此出官朱厓，路由澧州，謂寄寓朝士曰：「李二十誤我也。」馬植曾為衛公所忌，出為外任。吳湘之事鞫於憲臺，扶風時為中憲，得行其志焉。吳湘乃澧州人，顏尋歸澧陽，孀獨而終。舊說浙東理難，十分公事，紳相曉得五六，唯劉漢弘曉得七分，其他廉使乃三四而已。蓋公之才已難得也。

唐裴相公休留心釋氏，精於禪律，師圭峰密禪師，得達摩頓門。密師《註法界觀》、《禪詮》，皆相國撰序。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缽乞食，自言曰：「不為俗情所染，可以說法。」為人每自發願，願世世為國王弘護佛法。後于闐國王生一子，手文有相國姓字，聞於中朝，其子弟欲迎之，彼國敕旨不允也。雙峰禪師聚徒千人，談玄之盛無能及也，一旦惑於民女而敗道焉，是知淫為大罰，信矣。相國李公蔚始與師善，為致一宰而已。道士文如海註《莊子》，文詞浩博，懇求一尉，與夫湯惠休、廖廣宣旨趣共卑也，惜哉！

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，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，氣宇殊異，乃以從猶女妻之。其內以非

我族類，慮招物議，諷諸幕僚請諫止之。丞相曰：「此人非常流也，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。」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，韋夫人生子曰隱、曰巖，隱為廣帥，巖嗣之，奄有嶺表四府之地，自建號曰漢，改名　，在位經二紀而終。次子嗣。即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。

唐通義相國崔魏公鉉之鎮淮揚也，盧丞相耽罷浙西，張郎中鐸罷常州，俱過維揚謁魏公。公以暇日與二客私款方弈，有持狀報女巫與田布尚書偕至，泊逆旅某亭者。公以神之至也，甚異之。俄而復曰：「顯驗與他巫異，請改舍於都候之廨署。」公乃趣召巫者至。至乃與神叠拜曰：「謝相公。」公曰：「何謝」神曰：「布有不肖子默貨無厭，郡事不治當犯大辟，賴相公陰德免焉。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絕者，公之恩也。」公矍然曰：「異哉！某之為相也，未嘗以機密損益於家人。忽一日夏州節度使奏銀州刺史田鐵犯贓罪，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。帝赫然怒曰：『贓罪自別議，且委以邊州，所宜防盜，以甲資敵，非反而何。』命中書以法論，將盡赤其族。翌日，從容謂上曰：『鐵贓罪自有憲章，然是弘正之孫、田布之子。弘正首以河朔請朝覲，奉吏員。布亦繼父之款。布會征淮口，繼以忠孝，伏劍而死。今若行法論罪以固邊圉，未若因事弘貸，激勸忠烈。』上意乃解，止黜授遠郡司馬。而某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昵，已將忘之。今神之言正是其事。」乃命廊下表而見焉。公謂之曰：「君以義烈而死，奈何區區為愚婦人所使乎？」神憮然曰：「某嘗負此嫗八十萬錢，今方忍恥而償之，乃宿債爾。」公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未足，代付之日，神乃辭去，自後言事不驗。梁相國李公琪傳其事，且曰：「嗟乎，英特之士負一女子之債，死且如是，而況於負國之大債乎！竊君之祿而不報，盜君之柄而不忠，豈其未得聞於斯論耶？而崔相國出入將相殆三十年，宜哉！」

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，盛有詞藻，而不樂應舉。吉甫相俾親表勉之，掌武曰：「好騾馬不入行。」由是以品子敘官也。吉甫相與武相元衡同列，事多不葉。每退，公詞色不懌。掌武啟白曰：「此出之何難？」乃請修狄梁公廟，於是武相漸求出鎮。智計已聞於早成矣。愚曾覽太尉《三朝獻替錄》，真可謂英才，竟罹朋黨，亦獨秀之所致也。

宣宗希冀遐齡，無儲嗣，宰臣多有忤旨者，懿宗藩邸常懷危栗。後郭美人誕育一女，未逾月卒，適值懿皇傷憂之際，皇女忽言得活。登極後鐘愛之，封同昌公主，降韋保衡，恩澤無比。因有疾，湯藥不效而殞，醫官韓宗昭、康守商等數家皆族誅。劉相國瞻上諫，懿皇不聽。懿皇嘗幸左軍，見觀音像陷地四尺，問左右，對曰：「陛下中國之天子，菩薩即邊地之道人。」上悅之。寇入京，郭妃不及奔赴行在，乞食於都城，時人乃嗟之。

唐自廣明後，閹人擅權，置南北廒置使，軍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，中外側目。而王仙芝、

黃巢剽掠江淮，朝廷憂之。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，留中不出，命於仗內戮之。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，其末云：「請開揭諦道場以消兵厲。」似為庸僧偽作也，必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，宜其死也。

隴西李涪常侍，福相之子，質氣古淡。光化中，與諸朝士避地梁川，小貂日遊鄰寺以散郁陶。寺僧有爽公者因與小貂相識，每晨他出，或赴齋請，苟小貂在寺，即不扃鎖其房，請其宴息，久而彌篤，乃曰：「李常侍在寺，爭忍闔扉乎。」或一日，從容謂小貂曰：「世有黃白之術，信乎？好之乎？」貂曰：「某雖未嘗留心，安敢不信又安敢輒好」僧曰：「貧道之每拂曙出寺，為修功德因緣也。仰常侍德，豈敢秘惜。」小貂辭遜再三，竟得其術。爾後最受三峰朝相、四入崔相恩知，每遇二公載誕之辰，乃獻銀藥盂子。此外雖家屢空，終不自奉，亦不傳於子孫。遂平宰李璩乃嫡孫也，嘗為愚話之。廣成杜光庭先生常云：「未有不修道而希得仙術，苟得之，必致禍矣。唯名行謹潔者往往得之。」即李貂之謂也。

陵相扆出典夷陵時，有士子修謁。相國與之從容，因命酒勸。此子辭曰：「天性不飲酒。」相國曰：「誠如所言，已校五分矣。」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，不為酒困，自然減半也。朱秀才遂寧府人虔余，舉進士，有《楊貴妃別明皇賦》最佳，然狂於酒。隴州防禦使鞏咸乃蜀將也，朱生以鄉人下第謁之，鞏亦使酒，新鑄一劍，乃曰：「如何得一漢試之。」朱便引頸，俄而身首異處。惜哉！死非其所。即陸公之戲，誠哉善言也。東皐子王勣，字無功，有《杜康廟碑》、《醉鄉記》備言酒德。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，嗜酒，有詩云：「知道醉鄉無戶稅，任他荒卻下丹田。」世之嗜酒者苟為孔門之徒，得無違告誡乎？

唐僖宗再幸梁洋，朱玫立襄王，宰相蕭遘、裴澈、厥匡圖等同奉之。洎破偽主，而僖皇反正，裴、鄭等緣罹大辟。始具兵衛四圍，矛槊森然，裴相猶戲曰：「天子之墻仞也。」蕭遘相就河中，賜毒，握之在手，自以主上舊恩，希貶降，久而毒爛其手，竟飲之而終。

唐太尉韋公昭度，舊族名人，位非忝竊。而沙門僧澈承恩，為人潛結中禁，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。悟達國師知玄，乃澈之師也，嘗鄙之。諸相在西川行在，每謁悟達皆申跪禮，國師揖之，請於僧澈處吃茶。後掌武伐成都，田軍容致檄書曰：「伏以太尉相國，頃因和尚，方始登庸。在中書則開鋪賣官，居翰林則借人把筆。」蓋謂此也。

唐李師望乃諸宗屬也，自負才術，欲以方面為己任。因旅遊邛蜀，備知南蠻之勇怯，遂上書希割西川數州於臨邛郡建定邊軍節度，詔旨允之。乃自鳳翔少尹擢領此任。於時西

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，乃陰通南詔。於是蠻軍為近界鄉豪所導，侵軼蜀川，元戎竇滂不能遏截，師望亦尋受貶，黜隴西。光化中，朱樸自《毛詩》博士登庸，恃其口辯可以立致太平，由藩邸引導聞於昭宗，遂有此拜。對揚之日，面陳時事數條，每言「臣必為陛下致之。」洎操大柄，無以施展，自是恩澤日衰，中外騰沸。內宴日，俳優穆刀陵作念經行者，至御前曰：「若是朱相，即是非相。」翌日出官。時人曰：「拔士為相，自古有也。君子不恥其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。況唐末喪亂，天下阻兵，雖負奇才不能謀畫，而朱公一儒生，以區區辯給欲整其亂，只自取辱焉。」涓縷未申，勍敵已至。勤教樂僮吹篳篥，甚為識者所責也。

唐李群玉校書，字文山，澧州人。有詩名，散逸不樂應舉，親友強之，一上而已。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休，為其延譽，因進詩，授弘文館校書，終於荊襄間。然多狎酒徒，疑其為張祜之流。李少逢善夷謫官澧陽，備知其行止，因為紀之，乃清介高節之人，非輕率之士，疑為同人所謗。或曰曾為荊之幕下，假書題謁澧吏艾使君，李謂艾侯曰：「小子困甚，幸使君痛救之。」以戲其姓之癖也。州將以一作「戒」其輕脫，所濟不厚也。又近年京兆韋沆者，衣纓舊族，亦攻古文，流落不偶而沒於世。隴西李璩乃福相之曾孫也，常宰襄州樂鄉縣。京兆僑於是邑，常來干擾，李亦祗奉不厭。一旦謂李宰曰：「客有相勉，且求一邑以救饑寒。」室人聞之，大怒曰：「人喚郎為長官即得，喚我作長官夫人即不可！」隴西聞而鄙薄，亦笑亦怒也。

先是，李遠以曾有詩云「人事三杯酒，流年一局棋」，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，不與郡守。宰相為言，然始俞允。蜀相韋莊應舉時，遇黃寇犯闕，著《秦婦吟》一篇，內一聯云：「內庫燒為錦繡灰，天街踏盡公卿骨。」爾後公卿亦多垂訝，莊乃諱之，時人號「秦婦吟秀才」。他日撰家戒，內不許垂《秦婦吟》障子。以此止謗，亦無及也。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，布於汴洛。洎入相，專托人收拾焚毀不暇。然相國厚重有德，終為艷詞玷之。契丹入夷門，號為「曲子相公」。所謂好事不出門，惡事行千里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？

宣宗以政事委相國令狐公，君臣道契，人無間然。劉舍人每訐其短，密奏之。宣宗留中，但以其事規於相國，而不言其人姓名。其間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試，疏略云：「號曰無解進士，其實有耳未聞」云云，又以子弟納財賄，疏云：「白日之下，見金而不見人」云云。丞相憾之。乃俾一人為其書吏，謹事之。紫微託以腹心，都不疑慮，乃為一經業舉人致名第，受賂十萬，為此吏所告，由是貶之。君子曰：「彭城公將欲律人，先須潔己。安有自負贓汙而發人之短乎？宜其不躋大位也。」先是令孤相自以單族，每欲繁其宗黨

與崔、盧抗衡，凡是富家，率皆引進。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，請改姓令孤。時以此少之。

唐吳郡陸龜蒙，字魯望，舊名族也。其父賓虞，進士甲科，浙東從事、侍御史，家於蘇臺。龜蒙幼精六籍，弱冠攻文，與顏蕘、皮日休、羅隱、吳融為益友，性高潔。家貧，思養親之祿，與張博為吳興、廬江二郡倅，著《吳興實錄》四十卷、《松陵集》十卷、《笠澤叢書》五卷。丞相李公蔚、盧公攜景重之，羅給事《寄陸龜蒙》詩云：「龍樓李丞相，昔歲仰高文。黃閣今無主，青山竟不焚。」蓋嘗有徵聘之意。唐末以左拾遺授之，詔下之日疾終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，吳侍郎融傳貽史，右補闕韋莊撰誄文，相國陸希聲撰碑文，給事中顏蕘書，皮日休博士為詩。皮寇死浙中。方干詩名著於吳中，陸未許之，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為方干新製，時輩吟賞降仰，陸謂曰：「此乃下官效方干之作也，方詩在模範中爾。」句奇意精，識者亦然之。薛許州能以詩道為己任，還劉德仁卷，有詩云：「百首如一首，卷初如卷終。」譏劉不能變態，乃陸之比也。

顏給事蕘謫官，沒於湖外，嘗自草《墓志》，性躁急不能容物，其志詞云：「寓於東吳，與吳郡陸龜蒙為詩文之交，一紀無渝。龜蒙卒，為其就木至穴，情禮不缺。其後即故諫議大夫高公丞之、故丞相陸公扆，二君於蕘至死不變。其餘面交皆如攜手過市，見利即解攜而去，莫我知也。復有吏部尚書辭公貽矩、兵部侍郎於公兢、中書舍人鄭公撰，三君子者，余今日已前不變，不知異日見余骨肉孤幼，復如何哉？」

司空圖侍郎撰《李公磎行狀》，以「公有出倫之才，為時輩妒忌，罹於非橫。其平生著文有《百家著諸心要文集》三十卷、《品流志》五卷、《易之心要》三卷、《註論語》一部、《明無為》上下二篇、《義說》一篇，倉卒之辰焚於賊火，時人無所聞也，惜哉！《陽春白雪》，世人寡和，豈虛言也」葆光子曰：「唐代韓愈、柳宗元洎李翺、李觀、皇甫湜數君子之文，陵轢荀孟，糠秕顏謝，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。乃諸人之龜鑒而梁之聲采寂寂，豈《陽春白雪》之流乎？是知俗譽喧喧者宜鑒其濫吹也。」

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，以詩道著名，時號元白。其集內有詩《挽元相》云：「相看掩淚俱無語，別後傷心事豈知。想得咸陽原上樹，已抽三丈白楊枝。」洎自撰《墓志》云：「與彭城劉夢得為詩友」，殊不言元公，時人疑其隙終也。鄭文公畋與盧相攜親表也，閥閱相齊，詞學相均，同在中書，因公事不葉，揮霍間言語相擠詬，不覺硯瓦翻潑。謂宰相鬥擊亦不然也，竟以此出官矣。

古者閹官擅權專制者多矣，其間不無忠孝，亦存簡編。唐自安史已來，兵難薦臻，天子播越，親衛戎柄皆付大閹，魚朝恩、竇文場乃其魁也。爾後置左右軍、十二衛，觀軍容、處置、樞密、宣徽四院使，擬於四相也。十六宮使皆宦者為之，分卿寺之職，以權為班行備員而已。供奉官紫綬入侍，後軍容使楊復恭俾其禰笏宣導，自弘農改作也。嚴遵美，內裼之最良也，嘗典戎，唐末致仕，居蜀郡，鄙叟庸夫時得親狎。其子仕蜀至合門使，曾為一僧致紫袈裟。僧來感謝，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，方屬炎天，手汗模糊，文字莫辯，折腰而趨，汗流喘乏，只云「伏以軍容」，寂無所道。抵掌視之，良久云：「貌寢人微，凡事無能。」嚴公曰：「不敢。」退而大咍。嚴公物故，蜀朝冊贈命，給事中竇雍堅不承命。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，士人多之。

唐羅給事隱、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。顧雖齷商之子，而風韻詳整，羅亦錢塘人，鄉音乖刺。相國子弟每有宴會，顧獨與之，豐韻談諧，莫辯其寒素之士也。顧文賦為時所稱，而切於成名，嘗有啟事陳於所知，只望丙科盡處，竟列名於尾株之前也。羅既頻不得意，未免怨望，竟為貴子弟所排，契闊東歸。黃寇事平，朝賢議欲召之，韋貽範沮之曰：「某曾與之同舟而載。雖未相識，舟人告云：『此有朝官。』羅曰：『是何朝官！我腳夾筆亦可以敵得數輩。』必若登科通籍，吾徒為秕糠也。」由是不果召。詩人方干亦吳人也，王龜大夫重之，既延入內，乃連下兩拜。亞相安詳以答之，未起間，方又致一拜，時號「方三拜」也。

梁李相國琪，唐末以文學策名，仕至御史。昭宗播遷，衣冠蕩析，因與弘農楊玢藏跡於荊楚間。楊即溯蜀，琪相盤桓於夷道之清江，自晦其跡，號華原李長官。其堂兄光符宰宜都，嘗厭薄之。琪相寂寞，每臨流跋石，摘樹葉而試草制詞，吁嗟怏悵而投於水中。梁祖受禪，徵入，拜翰林學士，尋登廊廟。爾後宜都之子彬羈旅渚宮，因省相國，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。

唐杜荀鶴嘗遊梁，獻太祖詩三十章，皆易曉也，因厚遇之。洎受禪，拜翰林學士，五日而卒。朱崖李太尉獎拔寒俊，至於掌誥，率用子弟，乃曰：「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也。如京兆者，一篇一詠而已，經國大手非其所能。幸而殂逝，免貽伊恥也。」制貶平曾、賈島，以其僻澀之才無所采用，皆此類也。

唐昭宗劫遷，百官蕩析，名娼伎兒皆為強諸侯有之。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，小紅者，小名也。梁太祖求之，既至，謂曰：「爾解彈《羊不采桑》乎？」關伶俯而奏之。及出，又為親近者俾其彈而送酒，由是失意，不久而殂。復有琵琶石溙者，號石司馬，自言早

為相國令狐公見賞，俾與諸子渙、泓連水邊作名也。亂後入蜀，不隸樂籍，多遊諸大官家，皆以賓客待之。一日會軍校數員飲酒作歡，石漼以胡琴擅場，在坐非知音者，喧嘩語笑，殊不傾聽。漼乃撲槽而詬曰：「某曾為中朝宰相供奉，今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，何其苦哉！」於時識者亦嘆訝之。喪亂以來，冠履顛倒，不幸之事何可勝道？豈獨賤伶云乎哉！

唐樂安孫氏，進士孟昌期之內子，善為詩，一旦並焚其集，以為才思非婦人之事，自是專以婦道內治。孫有《代夫贈人白蠟燭》詩曰：「景勝銀釭香比蘭，一條白玉逼人寒。他時紫禁春風夜，醉草天書仔細看。」又《聞琴》詩曰：「玉指朱絃軌後清，湘妃愁怨最難聽。初疑颯颯涼風動，又似蕭蕭暮雨零。近若流泉來碧嶂，遠如玄鶴下青冥。夜深彈罷堪惆悵，霧濕叢蘭月滿庭。」又《代謝崔家郎君酒》詩曰：「謝將清酒寄愁人，澄澈甘香氣味真。好是綠窗明月夜，一杯搖蕩滿懷春。」又台州盤　　村有一婦人蕭惟香，有才思，未嫁，於所居窗下與進士王玄宴相對，因奔瑯琊。復淫治不禁，王舍於逆旅而去。遂私接行客，托身無所，自經而死，店有數百首詩。所謂才思非婦人之事，誠然也哉！聞於劉山甫。